

清代学者对《金批西厢》的研究

刘翔

(中国艺术研究院 北京 100029)

[摘要]《贯华堂第六才子书》(下文简称《金批西厢》)是金圣叹对元代王实甫《西厢记》的评点本也是删改本。《金批西厢》在文学史和戏曲史中都占有重要地位,自清代顺治年间成书后,学者对它的研究虽没有像《贯华堂第五才子书》(下文称《金批水浒》)那样火爆,但也初具体系,本文将从顺治至雍正;乾隆、嘉庆时期;道光至清代结束三个时间段梳理《金批西厢》的版本及研究情况。

[关键词]金圣叹;金批西厢;批评

[DOI] 10.12252/j.issn.2096-6288.2021.09.1836

一、引言

金圣叹(1608-1661),原名喟,字若采,后改名人瑞,圣叹是他的别号。金圣叹性格豪放不羁,恃才傲物,青少年时的金圣叹常怀壮志,常有忠君济世的情怀,这在他的诗文中有所体现,比如:“此物如可揽,持用献君王。”(《日升歌》),但晚年却变成了“乱离存舍妹,艰难得添丁”(《外甥七日》)的困顿。此外,金圣叹还深谙佛道,这些在他的作品中都有所体现。独特的经历、性格、观点、创作方式,使得金圣叹成为一个极具争议的人,学者们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

《西厢记》作于元代,明代《西厢记》研究变得十分火热,评点本逐渐增多,经过明一代的洗涤,进入清代,《西厢记》的评点本逐渐沉寂,但《金批西厢》在这个时候站了出来,一场新的《西厢记》研究热潮又重新开始,但这次研究对象从王实甫《西厢记》变成了《金批西厢》。民国时期,学者们的研究方向转向了金圣叹的生平、创作论、文艺观等方面,专门的作品研究减少,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六十年代之后,在继承之前研究方向的同时,《金批水浒》研究进入了一个十分繁荣的时期,《金批西厢》的研究虽略有穿插,但远不及《金批水浒》那样火爆,八十年代开始,对于金圣叹的研究越来越全面,但《金批西厢》研究始终是个冷板凳。

二、清代研究情况分析

清代学者对于《金批西厢》的研究大致有以下几个阶段:

(一)顺治至雍正年间(1644-1735)

从顺治至雍正年间,《金批西厢》出现了许多版本,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载有清顺治间贯华堂原刻本、清康熙八年(1669)刻本、清康熙间四美堂刻本、清康熙间世德堂刻本、清康熙五十九年(1720)怀永堂刻巾箱本、清雍正十一年(1733)成裕堂刻巾箱本、清雍正十七年(1752)新德堂刻本七种,傅晓航先生又补出清康熙八年(1669)文苑堂刻本、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京都永魁斋刻本两种。但实际数量远不止这些,就目前我搜集到的资料来看,《金批西厢》的版本还有清康熙间(1662-1722)致和堂刻本,另有不知刻书堂号只知书名的也有几种。

这一时代的学者基本与金圣叹处于同一时期,所以对金圣叹及其作品的评价带有浓厚主观感情,且这部分学者更多关注金圣叹的评述内容,现选取李渔(1611-1680)、归庄(1613-1673)两位批评家一正一反的观点进行简要分析。

李渔在《闲情偶记》中对金圣叹有过一下论述:

施耐庵之《水浒》,王实甫之《西厢》,世人尽作戏文、

小说看,金圣叹特标其名曰“五才子书”、“六才子书”者,其意何居?盖愤天下之小视其道,不知为古今绝大文章,故作此等惊人语以标目,噫,知言哉!^[1]

首先,李渔肯定了金圣叹将《水浒传》、《西厢记》称为“才子书”的做法,这种做法的主要目的是提高小说、杂剧作品在文学中的地位,是对传统文学观的反叛,其次,李渔极大褒奖了金圣叹对《西厢记》的评述,称推举《西厢记》为千古传奇第一的人很多,但能说明其中缘由的,只有金圣叹。另外,李渔对金圣叹批点的艺术特色也做出了很高的评价,区别于传统的文学批评,金圣叹对作者想法的揣测以及对作品艺术特色的解析无疑是极具特色的一种批评方法。但揣测太多会让批评变得过于主观化,这一点李渔也做出了评价。

同样是在《闲情偶记》中,李渔也对《金批西厢》有如下评价:

圣叹之评《西厢》,可谓晰毛辨发,穷幽晰微,无复有遗议于其间矣。然以予论之,圣叹所评,乃文人把玩之《西厢》,非优人搬弄之《西厢》。……

圣叹评《西厢》,其长在密,其短在拘,拘即密之已甚者。无一字一字不追溯其源而求命意之所在,是则密矣。……^[2]

李渔认为金圣叹是从文人的角度去解读杂剧《西厢记》,其实这可以看作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这正是《金批西厢》的另一个优点,这与李渔不同,李渔更多是从戏曲的角度去品评杂剧作品。此外,李渔对《金批西厢》的优缺点都作了简要评述,“其长在密”,我所理解的“密”是具体,金圣叹评点的《西厢记》十分具体,对于表达金圣叹自己的观点很有帮助,但过分具体会使文本割裂,文本失去了应有的感情,反而不利于读者理解,这样就变成了“拘”。

与李渔的褒奖不同,归庄对金圣叹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说金圣叹“其人贪戾放僻,不止有礼义廉耻,又粗有文笔,足以济其邪恶。”^[3]对于金圣叹评点《水浒传》、《西厢记》,归庄有以下看法:

尝批评《水浒传》,名之曰第五才子书。镂板精好,盛行于世。余见之曰:“是倡乱之书页。”未几,又批评《西厢记》,名曰第七才子书。余见之曰:“是诲淫之书。”又以《左传》、《史记》、《庄子》、《离骚》、杜诗与前二书并列为七才子。以小说、传奇跻之于经、史、子、集,固以失伦,乃其感人心、坏风俗、乱学术,其罪不可胜诛矣!^[4]

归庄极力反对金圣叹将《水浒传》、《西厢记》成为才子书并列于传统经史子集,并且对其作品也是嗤之以鼻,批判得

极为尖刻。

(二) 乾隆、嘉庆年间(1736-1820)

乾隆、嘉庆年间,《金批西厢》的批评研究减少,但刻书出版进入一个高潮,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载有《金批西厢》乾、嘉两朝刻本十四种,傅晓航先生又补充乾隆年间刻本三种,据不完全统计,应当还有清乾隆十五年(1750)三乐斋本、清嘉庆三年(1798)怀仁堂刻本等。这一时期的学者对《金批西厢》也是褒贬不一,这里同样列举两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批评家:

冯镇峦(1760-1830)《读聊斋杂说》中这样说:

金人瑞批《水浒》、《西厢》,灵心妙舌,开后人无限眼界,无限文心。故虽小说、院本,至今不废。^[5]

梁恭辰《劝诫录四编》载汪棣香(1720-1801)说:

施耐庵成《水浒传》,奸盗之事,描写如画,子孙三世皆哑。金圣叹评而刻之,复评刻《西厢记》等书,卒陷大辟,并无子孙。盖《水浒传》诲盗,《西厢记》诲淫,皆邪书之最可恨者。^[6]

这一阶段的评点,目光放在了对后世的影响,褒奖者认为金圣叹批点《水浒》、《西厢》对传播小说、戏曲大有裨益,批判派则认为传播《西厢》、《水浒》是诲淫诲盗,是延误后代。

(三) 道光至清朝结束(1820-1911)

道光至清朝结束,《金批西厢》又出现了几个版本,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搜录了清道光年间文苑堂刻巾箱本等十一种,傅晓航先生又补出明确成书于此时的刻本五种,这个时间段,对于《金批西厢》的理论批评又开始热闹起来,许多批评家从戏曲角度解读《金批西厢》,因此对于,主要代表如下:

邱炜菱《菽园赘谈》对《金批西厢》有以下评述:

圣叹批《西厢》,只讲文情,不讲曲谱。原本词曲,经其点窜删改,就已范围,偶为注出者,十不一二。圣叹亦自云,只许文人咏读,不许狂且演扮。诚能如是,凡读者自皆聪明解事人,玩赏王、关妙文不泥崔、张成案宜为圣叹之所乐许。^[7]

金圣叹批点《西厢记》时没有过多的用传统曲学的眼光去看待,而要把它当作文学作品来品味。但正因为如此,晚清的其他批评家如吴梅等大都从曲学角度对《金批西厢》多加诘难。

三、结语

清代《金批西厢》版本很多,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收录清代刻本三十二种,傅晓航先生在《〈金批西厢〉诸刊本纪略》一文中补出清代版本十六种,这个数量仍不完备,据不完全统计,明确为清代但前二者未收的《金批西厢》版本还有十八种,列举如下:

1. 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刻本,书名:《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八卷
2. 清康熙年间(1662-1722)文会堂刻本,书名:《笺注绘像第六才子书释解》,八卷
3. 清康熙年间(1662-1722)致和堂刻本:书名:《笺注第六才子书释解》,八卷
4. 清雍正九年(1731)远来斋刻本,书名《贯华堂第六才

子书》,六卷

5. 清雍正十一年(1733)舟山堂刻本,书名:《舟山堂绘像第六才子书》,八卷

6. 清乾隆十五年(1750)三乐斋刻本,书名:《贯华堂第六才子书》,八卷

7. 清嘉庆三年(1798)怀仁堂刻本,书名:《绣像第六才子书》,八卷

8. 清道光年间(1820-1850)冯氏校刻本,书名:《第六才子书》

9. 清同治八年(1869)刻本,书名:《第六才子书西厢记》,八卷

10. 清光绪十五年(1889)鸿宝斋铅印本,书名:《增像第六才子书》

11. 清光绪十五年(1889)石印本,书名:《绘像第六才子书》,八卷

12. 清光绪十六年(1890)石印本,书名:《绘像第六才子书》,八卷

13.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宏文阁铅印本,书名:《增像第六才子书》,四卷

14. 清末(1875-1911)怀仁堂刻本,书名:《西厢记:绘像增批第六才子书》

15. 清三亦斋刻本,书名:《贯华堂第六才子书》,八卷

16. 清善美堂刻本,书名:《增补笺注第六才子书释解》,八卷

17. 清益和堂刻本,书名:《贯华堂第六才子书》,八卷

18. 清郁郁堂刻本,书名:《笺注绘像第六才子西厢释解》

清代学者金圣叹和《金批西厢》的批点分为褒奖和批判两派。褒奖派多从金圣叹作品解读角度新颖、艺术特色浓重等方面进行评述,主要针对金圣叹的作品,批判派更看重作者人品,人品不好,作品也不会好,归庄是这一派最典型的代表,归庄对金圣叹人品极度厌恶,甚至想杀之而后快,他认为金圣叹所作所为有惑人心、坏风俗、乱学术的罪过,至金圣叹因“哭庙案”被杀,归庄仍愤恨“不以其罪杀之”。清代学者碍于时代限制,自始至终都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没有真正客观地批点,所以对金圣叹及其作品的认知应当放到历史长河中去比较、去解读。

参考文献

- [1] 李渔《闲情偶记》,辑自《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
- [2] 归庄《诛邪鬼》,辑自《归元恭续钞·附录》.
- [3] 冯镇峦《读聊斋杂说》,辑自《水浒传资料汇编》.
- [4] 梁恭辰《劝诫录四编》,辑自《王利器辑录《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增订本)》.
- [5] 邱炜菱《菽园赘谈》,辑自上海图书馆藏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铅印本.

作者简介:

刘翔(1998—),男,山东潍坊人,中国艺术研究院中文系,20级在读研究生。